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精 品

远方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 奥斯特洛夫斯基

I11
27
: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韩芳编译.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 - 80595 - 616 - 2

I .世… II .韩 III .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ISBN7 - 80595 - 616 - 2/I·261 定价:678.00 元

(本册定价:9.80 元)

内 容 提 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以俄国十月革命后直至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初期为背景的小说。

小说主人公保尔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子弟。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他和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相爱了。

保尔在装配工朱赫来的引导下,了解了生活的真理,懂得了布尔什维克是为穷人争取解放的革命政党。一次,为了救助被匪徒抓获的朱赫来,保尔不幸入狱,后又侥幸逃脱。

保尔告别了冬妮亚,逃离了家乡,加入了红军,在战斗中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

在一次战斗中保尔身负重伤,回到后方养伤。保尔再次遇到了冬妮亚,经过接触保尔感到双方在思想上的距离在不断拉大,他无法接受冬妮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两人终于分手了。

由于身体的原因保尔无法再上前线了,他被安排到后方工作。在工作中,他又爱上了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但保尔以工作为由斩断了情丝。

在一次抢修铁路工程时,保尔染上了伤寒,但他战胜了伤寒,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又顽强地战斗在工作岗位上。

保尔身体越来越差,右腿变成了残废,脊椎上的暗伤也越来

越严重,最后终于瘫痪了。

保尔感到自己再次掉离了革命队伍,内心感到十分苦闷,但坚强的毅力使保尔再次战胜了病痛。

他开始了新的工作,这项工作就是创作一部题为“暴风雨所诞生的”小说。

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保尔开始了新的生活……

作者简介

奥斯特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 1904—1936)前苏联著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0岁开始做工,饱尝了贫穷生活的痛苦。

191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国内革命战争。在战争中身负重伤。

1920年因伤病转业到后方工作。

1924年加入共产党。在一次抢修铁路的工程中得了伤寒,又在一次抢救木材时与洪水搏斗得了风湿症。

1927年全身瘫痪、双目失明。

1932年—1935年,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在病榻上创作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

奥斯特洛夫斯基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5年,苏联政府为了表彰他的文学功绩,授予他列宁勋章。

从1934年起,他开始写作反映国内时期无产阶级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1936年完成。

1936年12月22日病逝。

除上述两部小说外,他还发表了大量战斗性的政论、演说和书信。

作者简介

奥列格·亚历山大罗维奇·基谢廖夫(Оле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иселев, 1904-

1936)前苏联著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10岁开始做工,当过学徒。

曾参加过革命。

1919年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同年加入俄罗斯革命军。

在战斗中负伤。

1920年因伤退役,开始从事文学工作。

1924年加入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过战争。

在战争中负伤,曾参加过战争。

1925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加入俄罗斯革命军。

1925年-1936年,曾任俄罗斯革命军总司令。

1936年,因病逝世。

主要作品有:

《俄罗斯革命》(1925)、《俄罗斯革命》(1925)、《俄罗斯革命》(1925)。

《俄罗斯革命》(1925)、《俄罗斯革命》(1925)、《俄罗斯革命》(1925)。

从1924年起,他开始在《俄罗斯革命》杂志上发表作品。

他的主要作品有:《俄罗斯革命》(1925)、《俄罗斯革命》(1925)、《俄罗斯革命》(1925)。

(1936年逝世)。

1. 叛逆少年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神甫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其中四个男生，还有两个是女生。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他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男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神甫脸都气红了。

“混帐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

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出主意让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下一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回，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留校，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高年级老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

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到非常奇怪，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又怕挨骂，没敢作声。

保尔是信教的。她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前创造的，保尔对此深信不疑。

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他站起来说：“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

“混帐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辨，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

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又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她儿子回班学习。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这一次被神父赶出学校，恐怕再也回不去了，保尔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默默地想……

母亲把保尔领到车站食堂，十二岁的保尔干上了茶炉工。

第一天干活，保尔就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

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眼睛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你这个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

“不是七点换班吗？”

“谁乐意七点，谁就七点好了，你得六点来。要是再啰嗦，

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才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忍住了。

他铁青着脸说：“你老实点，别吓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明天我就七点来，要说打架，我可不在乎你，你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了起来。

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就是。

“妈大概起来了，我呢，才下工回家。”保尔想到这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了脚步。

“学校把我赶出来，倒也不坏，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会让你安生，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沫。”保尔这样思量着，已经到了家门口。

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一定得对准他的狗脸狠揍一顿。要不是怕给撵出来，我恨不得立刻就揍他。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水，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

他：“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道。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

“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

“这回说不定要挨骂，也许要挨一顿揍。”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

“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要花招，该干的都要干好；要是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就要你的好看，叫你脱一层皮。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现

在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机车库也许能收你。可是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

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許多苦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

食堂里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给他几个耳光。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力气，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劳。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大赌特赌，打起“二十一点”和“九点”来。

保尔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他们有这么多钱，保尔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一天一宿班，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半个卢布的。有了钱就大喝大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伺候的老爷还要多。”

保尔这样想。他对夜间在厨房的角落上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

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

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

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

每当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就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木柴；他眯起眼睛，瞧着炉膛里的火。炉火烤得他暖烘烘的，挺舒服。

洗刷间就剩保尔一个人的时候，克利姆卡总是跑上来跟他一起消磨时间。厨房里的这个小徒弟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一天，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面。保尔也在墙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他头也不回地说：“坐下吧，克利姆卡。”

厨房的小徒弟爬上木柴堆，躺了下来。他看了看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保尔，笑着说：“你怎么啦？对火作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现在这一对闪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他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无言的悲哀，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伙伴这种忧郁的神情。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保尔：“你碰到什么事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呆着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接着问。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的。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

可得到的报答呢，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子，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老板雇咱们，是要咱们给他干活，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权揍你，只要他有劲。就算你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人都伺候到，一个伺候不到，就得挨揍。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你就是哪儿叫哪儿到，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那又是一顿耳刮子……”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说不定有人过来，会听见的。”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儿强，这儿是什么地方……是地狱。”

可是保尔还是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那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但还是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水流进了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

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了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有发觉。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

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水还是流个不停，越流越多。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堂倌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

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他简直疼糊涂了。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

他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谁打的？”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弟弟。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阿尔焦姆独自来到车站食堂，挡住一个端盘子的人问道：

“我能见一见你们的堂倌普罗霍尔吗？”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道。

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说：

“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端盘子的女工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

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钉在地板上再也起不来了。

女工们都吓呆了，急忙躲到一边去。

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

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挣扎着。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六天后，阿尔焦姆回来了，他走到保尔的床前，问道：“兄弟，好些了吗？”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以后你就到配电站去干活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